

光滑的马路
暗黄色的街灯
我听见夜在呼吸的声音
缓缓的气流
飘动的思绪
像往事的手指
缠绕着我的脸
.....

宣儿著

盛开的裙子

长江文艺出版社

1247.57/343

宣儿 著

盛开的裙子



RBB76 / 10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1624116

(鄂)新登字 05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盛开的裙子/宣儿 著

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1

ISBN 7-5354-2160-1

I.盛…

II.宣…

III.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13458 号

责任编辑:陈辉平 责任校对:邓 薇

封面设计:贺 凯 责任印制:周铁衡

出版:长江文艺出版社(电话:85443721 传真:85443901)

(武汉市解放大道新育村 33 号 邮编:430022)

发行:长江文艺出版社(电话:85443821 85443717)

<http://www.cjlap.com>

E-mail:cjlap@public.wh.hb.cn 传真:85443862

印刷:湖北中光实业公司印刷厂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7.875 插页:14

版次:2001 年 4 月第 1 版 2001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160 千字 印数:1—20000 册

I·1641 定价:15.00 元(简精装)

版权所有,盗版必究(举报电话:85443721 85443843)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中国版权保护中心法律部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作者简介

宣儿，60年代出生。1985年毕业于东北师范大学中文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出版有长篇小说《随风飘逝》、《拷问鲜花》、《城市记忆》，散文集《月桂树上的花冠》、《别为我哭泣》、《为梦想的天堂》等作品。

1997年因出版长篇小说《随风飘逝》和《拷问鲜花》为广大读者、尤其是青年读者所喜爱。而小说中的女主人公又常常被认为是作者本人。由于小说描写了一个未婚妈妈的形象，这使宣儿很长时间面对媒体一直处于低调。

《盛开的裙子》是宣儿第4部长篇小说。它同样被认为是作家宣儿又一次自传式的全方位的情感展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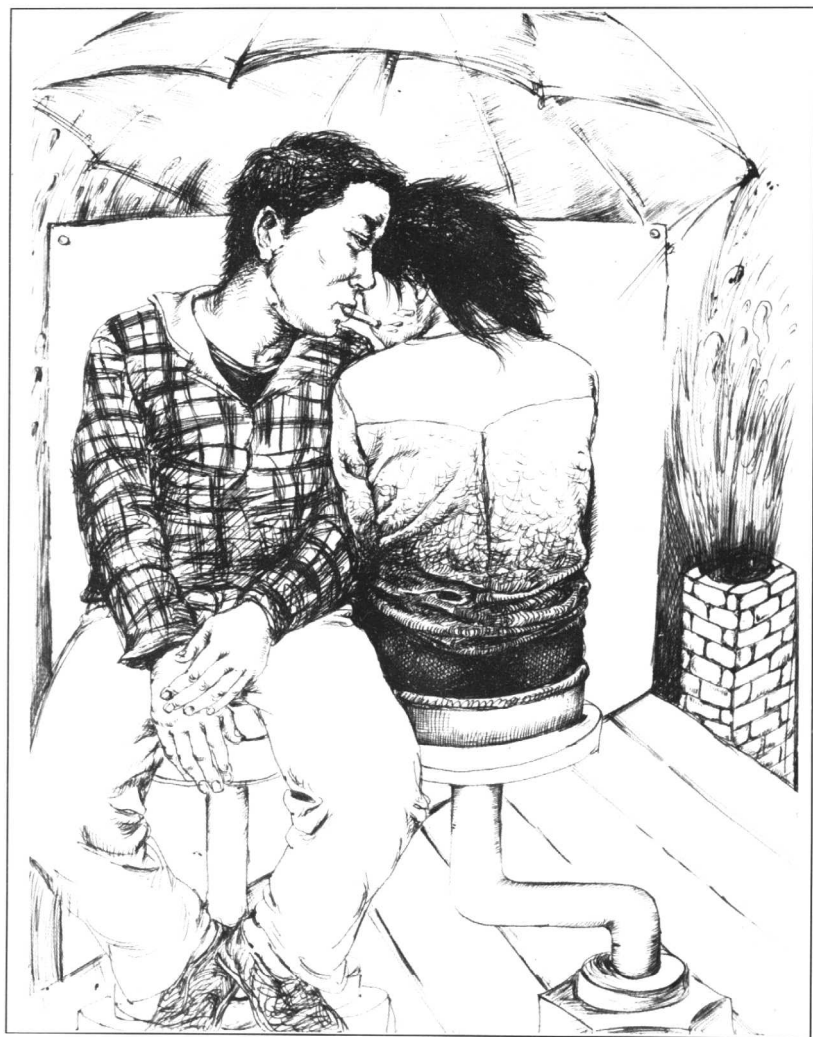


内 容 简 介

小说以第一人称展示故事情节。

女主人公“我”多年前因一次爱情遭遇，不幸成为未婚妈妈。自此后，她回避所有男人，成为一个同性爱者，她与混血女孩、舞蹈演员田美真心相爱，却不料偶然的机，在火车上结识了神秘青年义雄，两人一见钟情，很快坠入爱河。回首痛苦的往昔，她应该怎样选择未来的生活？年幼的女儿，同性爱人，还有眼前出现的男人，令她无法作出最后的抉择。不久，义雄远赴意大利，两人被千山万水阻隔……后来，义雄放弃优越的国外生活，毅然选择回国发展，女主人公也应义雄之约来到了北京。正当他们沉浸在爱情的欢乐中时，却又因神秘而至的变故，导致了出人意料的悲剧结局。

作者以摇曳多姿的感性体验和独白式的诗意哲思展示了生命的迷狂与绚烂。生的执著与无奈，爱的渴望与迷失，带给你一个完美主义者的宣儿、一个理想主义者的宣儿。



他说你想我吗？

我说很想。

他说我也想你。

.....

就在那个时刻里，我和义雄溶化在一起。



谁来爱我，我又爱着谁

时来时去的回忆，支撑着我。

别了，那些好的日子。我把它们都丢了。

这是春天吗？如今我什么也想不起来。树还没有绿。花也未开。把那些东西都深藏在心里的，是谁。

谁在想我？我又想着谁？

火车开得好慢啊。怎么也到不了那里。

是午后的阳光唤醒了我的眼睛。然后是电话。

那个男孩子的声音传进我的耳朵里。

他说，他要从北京飞到哈尔滨。他问我长春冷吗？我说很冷。

他到了哈尔滨以后又给我打来电话，他说，他想来长春看我。

我说，好啊。

天就下雪了。

他的声音在他的手机里。我看见了他的手。

他正站在路上，路上全是雪。哈尔滨下了一场更大的雪，他说。

放下电话，我去了超市。

那是长春很大的一家超市。恒客隆超市。差不多，全市的人都来这里买东西。

我推着货车，选了二瓶红酒。以前我一直喝这个牌子的酒。毕加索干红葡萄酒。原产地：西班牙 Toledo。在长春有总代理。去年我喝了一年，春节那几天喝得最凶。从未醉过。

回到家里我就等他的电话。他从哈尔滨出发时给我打过。他包了一辆出租车。

午后三点。

接到一个朋友的长途。他告诉我，刚刚收到我的书。那本小书。很好玩儿的书。只有手掌那么大。在电话里他跟我说，喜欢哪几张照片。永不磨灭。考入大学。童年和父亲在一起。短发的。在海边的。听到一种声音的。很多。然后他问我是不是想要离开长春了？我说你怎么知道？ he 说是感觉。没有什么理由。

我在找一份工作。我现在的工作变得没有意义。我们单位从今年开始就停发工资了。我要完成十万元的任
务，我才会有一年的工资。这很残酷。

他说他能帮我。他可以在北京为我找一份工作。

我知道。我知道他能帮我。事实上，我的好多朋友



都能帮我。

北京。对我来说，实在太熟悉了。那里有我太多的情感记忆。多年前。

我不愿意回忆。我只想要现在。

男孩的电话就是那时打的。一直打不进来。

他坐在出租车里，找我家的方向。

司机说，你去哪儿？

他说，他也不知道。

司机说，你不知道去哪儿，我怎么拉你。

他说你随便走。

他打了114。他问人家，899局的电话在什么方向。

他很聪明。

他记起我刚刚在电话里跟他说过，我家就住在医大二院附近。他一下子就找到了。

我看见他的时候，他正站在寒风里。他穿得很少。他说他冷极了。

那天长春一直在下雪。下雪的时候，天就格外冷。

我从前没有见过他。他与我想象中的不太一样。有一瞬间，我很失望，因为他看上去太小了。纯粹的那种小男孩。

几天前，我从北京回来。

北京，又是北京。为什么我所有的故事都发生在北



京。现在没有故事，是因为我住在长春。长春这座城市，已经唤不起我的感觉。没有感觉的我就像一具僵尸。

我住的地方，非常奇怪。在我家西面有一座庙，伪满洲国时就有了。我有时去那里烧一炷香。不是经常性的。比如，我的小说寄出之前，我会去。我把小说放在包里，把包放在庙里的炉台前。发表以后，还会去一次。东面是一条叫鬼街的地方，那里全是卖阴间的东西，纸车，纸马，纸人什么的。我在那里买过东西，我带它们坐火车去了白城，那是送给我死去多年的爷爷和奶奶的礼物。总是在清明节左右。南面是通向飞机场的一条公路，我以前有许多钱的时候，那会儿我喜欢乘飞机远行。有时我会一个星期飞到北京三次。飞机带给我飞翔的快意。我喜欢那种感觉。生活中达不到的所有事情，我都能在那样的时候体验到。北面是教堂。大学时代曾经有一个假期，我和我同班的女同学每天早上都去那里，听神父的祈祷。我拍过照片。那会儿我写诗歌。神父说，诗很具神性。你们有福了。另外，我还听说三四十年代有位女作家梅娘她以前曾经住过我现在住的地方。西三道街。她也是长春人。好像还有过什么“南张北梅”的说法。有一年夏天，北京的一位老师送过我一本书，就叫《梅娘》，是她的散文和小说集。

这一次去北京，我是坐火车。这几年，我外出都是这样。因为我没有钱了。没有钱，是因为我开始写作了。作家是穷人。穷人没什么不好。我把那些钱都给弄丢了。是我自己要放弃它们。没人强迫我。所以我从不



后悔。我丢掉了特别豪华的房子，还有那个房子里的一切。我丢掉它们。然后我选择了现在的生活。我有时候会怀念从前，不是心疼那些因钱带来的一切，而是怀想从前美好生活过的往事。对于我来说，往事高于金钱。有人说我很傻。我不这样认为。

写不下去了。从冰箱里拿出一瓶啤酒。Heineken。喜力。我在北京三里屯酒吧，和义雄喝过。长春的酒吧里也有这种酒。点了一支烟。Vogue。也叫绿叶。1998年以前，我一直吸 Capri。但从1999年最后的那几天开始，我吸上了Vogue。吸烟时会有很多思绪。飘动着。像烟雾。酒让我兴奋。有感觉的那种。会想要一种东西，比如：男人。我一般在酒喝到一定分量时，就会要男人。烟不会带来这样的欲望。烟的感觉是往上走，吸进肺里，闭上眼睛，烟就在脑子里。酒是向下。让你想。现在，我也想。只是在长春找不到我想要的人。很痛。

接了一个电话，又是北京打来的。一个朋友。他问我过年好吗？我说，说不清楚啊。正是在我想男人的时候，他打来了电话。但是，他在北京。我在长春。我不能说我想他。那样我会更痛。

事实上是，从北京一回到长春，我就开始想念义雄。

义雄。义雄。

此刻我在心里叫着他的名字。他在海边，一个小城



里。和他父母亲一起过年。

我想起来了。现在是过年的时间。

是龙年。

一到这样的時候，我就忘记了日子。

今天是初四。

这样的時候，我只能记住初几。阴历的日子。今年的大年三十是二十九。然后就是初一了。义雄本来说要在年前来长春。可后来他说，他有事，大概要初五或初六才能过来。我有些不信他的话了。也许他根本就不会来。他只是在电话里这样安慰我罢了。

我的心又开始痛起来。

是火车。对，火车。我这辈子好像总是和火车有关系。车站。路上。在路上。我就是在路上。我一直都是在路上。我上了那辆火车。去北京。差不多有一年我没去北京了。啊。不。夏天时去过。那时我要去大连。在北京转车。只停了一天。很多朋友给我电话，我谁也没见。晚上就走了，去了大连。是夏天。天很热。我还记得。

现在我在车上。

车厢里很热。冬天。有空调。温度很高。我坐在那儿。那个男人来了。他戴着眼镜。他说要和我换一下座位。我看了他一眼。不想换。东西都放好了。我不愿再动。可他说，换一下吧，换一下。我不再看他。他不走，就站在我面前。他说他跟好多人换。可谁也不跟他换。他好像认定我。认定我会和他换。然后他就那么站

着。那么坚定。他感动了我。我对意志坚定的人总是充满同情。然后我接过他手里的票。我到了那里。提着东西。他要帮我拿。我没让。13号。他是13号。这个数字让我不太高兴。可我答应他了。我只好去13号。

13号。我把东西放下。别的东西都放好了。可是那个淡紫色的箱包，没地方放。别人都占满了。后来我就把它放在下铺的底座那儿，还好，那儿空着。我放箱子。我抬起头。我看见了那个男孩。他也正在看我。我们都愣了一会儿。不知为什么。有一种什么感觉。在心里飘。好像很久以前就认识他。好像他坐在这儿就是为了等我来。好像那个与我换票的人，就是为了让到我这儿来，他才与我换票。好像我到这儿来，就是为了他在这儿。他还在看我。我也在看他。他就说了那句话。那是他与我说的第一句话。对。就是那句话。一点儿没错。这句话我会一直记着。因为这之前没人这样对我说过。我是指陌生人。他说，你，你是写东西的人。

这之前我一句话没说，这之前没有任何地方能表现出我是写东西的人。他只看着我的脸。就认定我是写东西的人。

我说，你怎么知道？

他说是感觉。

火车开了。开得很慢。长春远了。站台上没人了。天也黑了。外面是白茫茫的雪地。树上也有雪。冬天的长春就是这样。白色的。一直是这样的颜色。直到3月，春天来了，那时雪才会化。先化成冰，再化成水。

我们就开始说话了，说什么了。有些记不清。好像



是画展。那种另类的画展。从北京到长春来展。他就是跟那个画展来的。他是做什么的。画家？不太像，到底是做什么的。我也会看的。我也能看准的。但我看他不是画画的。为什么？说不清。我过去与画家，画画的，画，都曾经非常熟悉。他们是怎样的，我一眼就能感到。他不太像。可又有点儿像。真是奇怪。

我想起来了，是有这么一个画展。我的一个朋友打电话给我。他也是画画的。他几天前刚刚在芦苇丛中给我拍过一组照片。那些照片拍得好极了。我没想到照片上的我看上去还那么年轻。所以千万不要信照片。照片给人的假相太多了。他告诉我艺术学院正在展出一些画，他说挺好的，你应该看看。可那几天我实在太忙了。我答应别人一个稿子。他们一直在催。我答应了人家我就得按时给人。我要挣那笔钱。快过年了，我得给我女儿买一些新衣服，买她爱看的美少女，樱桃小丸子VCD碟。她现在被我宠坏了，什么都管我要。所以我必须好好挣钱。我夜里写。白天睡觉。这样我就没有时间看那个画展。等我想去看的时候，我又乘上了这列火车。

男孩说，你想看吗？我这里有录像。一会儿关了灯我们可以看。

是吗？可以看吗？

当然。

灯迟迟不关。火车开得越来越快。到哪儿了。四平，不，更远了。

我想到我女儿，这会儿是不是睡觉了。她一定很想



我。她一想我就会哭。我心里有些难受。

可能这时我脸上的那种表情就是写东西人的表情吧。

男孩仍然坚持认为我是写东西的。

窗外是一座座农家小屋。还有的人家亮着灯。远远地看，一闪一闪的。有点儿温暖。在心里。

还在说话。车里的人都在说话。

后来就关灯了。

后来我们就躺在铺上了。他在我对面。

后来他就拿出那个微型摄像机，从他黑色的包里。

他往回倒带。在静静的夜里，发出滋滋的响声。那种声音听起来好极了。

他把手伸出来，在窄小的茶桌下。我把头从铺位上探出来。他举着机器。我看见了那些画。在那个扑克牌大的屏幕上。那些画很好。是我喜欢的那种。他有时和我小声说些话。我也说。我们一起看。

夜在缓缓地飘。在路上飘，在我们的声音中飘。我也在飘，飘在那些画里，飘在他的机器里。飘在他的手上，他的心里。

我就是在那时感到了那种东西。那种什么东西，是什么，我还说不清。可是我认定了那有一种东西。他也感到了。我好像碰到了他的手。没有。也许没有。不太可能。我们都很小心。那时我们都很小心。怕碰碎了什么。

到沈阳了。外面有灯光。广播里在说。是沈阳。

我心里滑动了一下。那个夏天，从大连回来的火车

